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弘明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炳

騰錄監生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卷

廣弘明集卷十一

唐 釋道宣 撰

歲傳奕上廢省佛僧表

臣奕言臣聞義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

歲曰詩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

料上老子在周為守書歲吏如今祕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令義農上帝與之合治虞夏湯姬

政符周孔之教

歲曰周公孔子並是國臣上迷虞夏之教下化澆薄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為

教主豈令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教耶

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治

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

為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

有難則徇命以報讐

歲曰既國竝忠臣何得有難田常六卿之徒不應起逆也

父母

有痾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

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

歲曰二十九代止一曾參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林之言無實

羽翊之奏本虛事太過矣

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

歲曰州吁叔段不能守道夏桀

殷紂唯事貪求

寵辱若驚職叅朝伍

歲曰潘崇羿浞未肯若荆驚季氏陽貨亦居朝位

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

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

時共遵李孔之教

歲曰黃帝昇龍蓋是三皇之世瑶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計此李老未出

之前孔丘無名之日不應返遵老教却習孔書者也

而無胡佛故也

歲曰汝既稱無佛亦不得

有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

歲曰周世不來

傅毅豈知有佛量已先來早有傅氏得知先祖言佛汝反稱無五逆重殃自貽永劫也

後漢中原

未之有信

歲曰虛辭太過

魏晉夷裔信者一分

歲曰禮樂衣冠晉朝始備汝既

謗言夷裔中夏是誰矣

竿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

胡而叛君峙立西土

歲曰時人嫉融謗云結聚呂光征還符主國破遂居河右霸在涼州

亦不內僧報居西土也

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大半雜華

箴曰慈悲所熏出於

未劫惡世有緣得度正在於斯

措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

說妖胡浪語

箴曰措紳遵忍辱之服儒士責金口之談

曲類蛙歌聽之喪本

臭同鮑肆過者失香

箴曰發汝蛙聲揚汝鮑肆聽之必知喪本過者寧不失香仰面唾天

自受其辱斯言信矣

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

箴曰造生天之業種脫苦之因勞

役工匠獨坐泥胡

箴曰爭運身手儀像聖尊也

撞華夏之洪鐘集蕃

僧之偽衆

箴曰鳴百練之神鐘召三千之聖衆

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

貨賄

箴曰感信心之耳目發貪癡之貨賄也

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旂巧

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冢

歲曰女工羅綺造續命之猪巧匠金銀起碑身之塔也

杭

梁麴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

歲曰抗梁

米麴爭陳福田之會香油蠟燭求照慈悲之堂

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

曾不一悟良可痛哉

歲曰朝廷稽古捨俗歸真崇敬釋門不同邪見

伏惟陛下

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

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

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歲曰原教所由示人斷惡之門開人行善之路

軍民

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

歲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

忍其小違以成大順也已

歲月不除姦偽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

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

歲曰圓丘

南郊不免殺牲咎豈如佛或不殺為先校量是非斷可知矣

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

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

歲曰緣威則興事濟便息來往應物

隱顯隨時

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

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

歲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趙元叔長

揖司空典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為物外高士欲令拜謁違損處深理不可也

自足忠

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義

皇之民

箴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義皇之民鼓腹而卧聖明在上豈信崔皓姜斌之詞者

臣奕

誠惶誠恐

箴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奏不實罪有所販誣罔國家終須伏劍豈誠惶誠恐能了者

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

箴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

事不可也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對傅奕廢佛僧表

并啓

釋法琳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黷黷四海沸騰波震塵飛丘焚原

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
競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實
繁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
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
圖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俗之心百姓順昊天
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
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序人倫
功蓋補天神倬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

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
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義近
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
傅奕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
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真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
干天聽但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
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
之風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

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是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奕陳此惡言蹕踊痛心投骸

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奕輕辱聖人言詞切害
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案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
恒星不見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
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
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
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
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昱之
輩圖澄羅什之流竝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

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
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
絕者實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
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為凡聖良醫欲抑
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有心豈三
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誥問
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
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

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
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亦非丘所知太
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
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
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為大聖也老子
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
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

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王非五帝至今
讀之人猶切齒已為前鑑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
欲放馬休牛式閭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
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
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
蕭牆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
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
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

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傅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
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
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為樂邁
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條
德既褰帷仁魚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修竹
之園讌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
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
傅奕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

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悖也
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
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内生邪見
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
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
遠統論其教虛多實少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
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

為宗旨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
驅生齒供給死牙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
他人何有跪十個泥神而為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
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滑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
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也對曰夫出家
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
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
資三有此其大意也若言佛為鬼道僧是禿丁者案孔

子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士張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

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
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
大士隨往佛所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
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
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
費過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又云道
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
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置推為上

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也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華
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我生何以
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靈寶消魔安

志經云道以齋為先勤行當作佛

新本並改云
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

法橋普度諸人物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
薩化遊震旦又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
國沙門見仙公禮拜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
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

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仙公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昔與釋道徵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徵法開二人願為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為道士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請問上

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
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昇玄內
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
法勸善了無從意

云

道士陶隱居禮佛文一卷智慧

本願大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
二萬四千倍報功少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
得入無量佛國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
為沙門道士太傅至後生便為沙門大學佛法為衆法

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
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也道士乃慈心喻
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萬苦仙公請問經云五
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太上靈寶真一
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
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
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法輪妙經云道言夫
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太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

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案
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
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泉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
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
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
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即
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鐫石記之
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即位

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
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
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
世至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
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
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
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哀相
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

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吳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為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奕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彊人衆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

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真正不犯大
非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辨案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
家勝起寶塔至於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已
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國家請有罪者依法苦
治無過者為國行道

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為甚絰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
宅義士三萬戶州惟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遣胡
僧二人傳示胡法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

積世已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為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立書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子謂之仁人况佛為三界良田四生父母惟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即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

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對曰案史記歷帝紀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簡狄吞燕卵而生契伯禹割母胸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竝應天明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

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尋釋迦祖彌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為本若言生在羌戎出自邊索便為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羌者但是葱嶺之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

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奕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坂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共工作亂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顓頊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舜又與有苗戰

於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烏羽

楚詞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繳大

鳳於青丘斬脩蛇於洞庭戮封豕於大澤殺九嫫於泗
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
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柏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
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
背其北焚皇圖殺龍逢囚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
滅之湯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鑠
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

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剝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
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
頭太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
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採薇遣戍役云
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採芑又云宣王南征上
來所道竝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
奉孝爾時無佛足可清平何為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

於毒流百姓殃及無辜乃為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
蕩蕩無為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奕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對曰史記云
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為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
尚書但以甲子為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不記也
邪見乃始於秦仲迄於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
出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
當春秋時秦仲時雖漸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

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
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
遷進爵為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
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歷數周世陪臣
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
記但從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於二世縱有年代皆附
春秋自無別紀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
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惟五世四十九年齊祕書楊

玠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奕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對曰夫理貴深據言資實錄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年堯則翼善傳聖舜亦仁盛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無名則天

之明君也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
嚚竝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
磨滅陶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羿篡十五年浞篡十
二年夏皋十一年夏發十一年書云舜禹之有天下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煥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
宮菲食卑帳綈衣而盡力於溝洫為民治水於民有功
若皇天輔德何為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勤年紀云夏后
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

尋等國竝相次作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佛
篡逆由誰殷湯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太
甲治十年沃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年沃
甲治四年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湯仁不殺開三面
之網放夏桀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爾時無佛何以天
歷不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
征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於桐宮汲
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

既稱忠朴之世爾時無佛何為釁起蕭牆君臣無道周
武王治十一年懿王三年僖王五年頃王六年匡王六
年元王八年烈王七年靜王六年貞王八年悼王一百
一日哀王三月思王五月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
舟應天嘉命謚法曰克定禍亂曰武民賴來蘇武閭封
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長何因祚短治十
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周武滅佛壽祚更窮子孫披
猖須臾運徙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昭王五年

滅周後
始稱王

在位五年

孝文王一年襄王三年始皇三十七年胡亥三年

子嬰四十六日周顯王五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陶公竝云秦是簒君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為長指虛為實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備胡偽殺扶蘇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漢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文帝乃高祖第四子非嫡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非嫡漢初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

南越不賓乃習水戰孝景時吳楚七國皆反昭帝崩立
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
霍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為乃爾後漢凡十二
帝一百九十五年光武三十三年孝明十八年章帝十
三年和帝十七年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桓帝二十
一年靈帝三十一年獻帝三十年後漢書云光武撥亂
反政明帝致治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
入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嘉瑞備臻兆民

胥悅慶垂洊汨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論衡等書
竝云後漢嘉祥不慙周夏汝言有佛祚短何故長年隱
居云自魏皇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拓
跋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
久

奕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者對曰何故周烈
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為庶弟子
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五月思

王殺之孝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年

出陽玠史目
陶公年紀

奕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人
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
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四十五人
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
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
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佛法足得人心寧可不預
備之哉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旦末小宛等八國竝是

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經萬里本非天竺佛
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逆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
狂鬼入心外興邪說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
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

奕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之
時佛法始來者對曰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
人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象求不可
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

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觀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
入絲忽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肇依後漢郊祀
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考校普曜本行
等經竝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
四月八日乘梅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
國迦毗羅城刹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
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毗園波羅樹
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

經云沸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杜氏注解云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符合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閭浮提我此漢土九州之內竝有塔焉育王起塔之

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興周世經十二
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
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始
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齎持佛經
來化始皇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
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
以何為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

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
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於今得仙
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
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
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
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
亦在七十四人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
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

中為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
恒星之瑞即其時也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
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屬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
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
為證矣雖遭秦世蕪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揚吳蜀扶風
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
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
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釋迦正法千

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已還四衆學者得三達
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勘周書記異云穆王
聞西方有佛遂乘驊騮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攘之
據此而推同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
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
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為
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池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
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

事問蘭云是劫燒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雋異
無問不酬無言不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
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
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竝題木葉
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於漢
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經本為漢正言
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
像重興發於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竝

為記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
論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總有
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流慧日
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佛法
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誰
國邪見豎子無角畜生夙結豺心久懷蠱毒無絲髮之
善負山嶽之辜長惡不悛老而彌篤乃以生育之慮忖
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并蛙不信滄海可謂闡提

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為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
皇五帝孔丘李聃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橫屍九壤
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燒不然砧鎚不碎於今見
在立試可明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
聖孰與為儔乃欲毀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
福田誑惑生民污點朝野實可歎矣

奕云佛法來漢無益世者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亦
未可引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

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宋伐樹衛削迹陳絕糧避桓魋之殺慙喪狗之呼雖應聘諸國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姦禮崩樂壞爾時無佛何因逆亂滋甚篡弑由生孔子乃俯俛順時逡巡避患難保妻子終壽百年亦無取矣或發匏瓜之言興逝川之歎然復遜詞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禮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

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為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

奕云寺饒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竝皆反亂者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竝無此色人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即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赤眉等數十

羣賊竝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焉後為益州刺史任魯為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并其衆於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竝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為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默不論然漢魏名僧德

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
君子乎魏志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鶴鳴
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
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為天師衡為嗣師魯
為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
順殺魯母及宗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
為中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號為祭
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十一

二十九

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
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遣弟子八人
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
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心應遂置三十六
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
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
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
黃服黃巾或殺人祠天於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

作亂天下竝為皇甫嵩討滅南鄭反漢而蜀亡

出魏書

孫

思習仙而敗晉

出晉書

道育醮祭因而禍宋

出宋書

于吉行

禁殆以危吳

出吳書

公旗學仙而誅家

出華陽國志

陳瑞習道

而滅族

事在晉陽秋

魏華叛夫

出靈寶經序

張陵棄婦

見陵傳

子登

背父衛叔去兄

出神仙傳

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

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姦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

宋已來道俗為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眾僧不論儒道

二教至如大業末年王世克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

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為不道事偏理局黨惡嫉賢為臣不忠明矣

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致但欲修序彝倫明忠烈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及養

生齊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刪經讚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流末云七略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逍遙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暮詎免四流浩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誼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

相杳冥逾要道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
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俱融不諠不寂安能以境智
求非爽非昧胡可以形名取為小則小也而無內處大
則大也而無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
以見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
雲於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
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王
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為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為務聲

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
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
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
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為法王也豈得與哀周
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
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
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
也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

龍宮之旨玉諫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如語實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為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歸處於時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如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人天故無得而名也既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

廼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
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
月於清臺之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辭漢南
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陵而轉
盛渭水備逍遙之苑廬岳總般若之臺深文奧旨發越
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武之世三教連衡五乘
並驚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正而撤饗人熏戒香而
味法喜恐四流而難拔躬七辯以能持乃輕袞飾而御

染衣捨雕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慧臺之業大啓寶塔

之基

梁記云東臺西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無倦各

厭世榮也

遂令五都豪族厭冠冕而歸依四海名家棄

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

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

與京案三十六國春秋高僧名僧牟子等紀傳始後漢

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名僧大

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

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陳其行業大開十
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
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興師十曰唱導此
例高僧皆德効四依功備三業法傳震旦實所賴焉邪
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
有毒草大海之中既有明珠亦饒羅刹喻崑嶽缺於片
石鄧林損其一枝耳復何可怪之哉

廣弘明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十二

唐 釋道宣 撰

決對傳奕廢佛僧事

并表

釋明粲

僧明粲言粲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
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
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
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

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入
跨葱嶺而傳真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號道流晉
世剎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崇寺塔騰慧雲於
落仞涌法水於窮源驅有識於福林登蒼生於善地開
闡佛法照化愚矇故得永平季年嘉瑞臻集慶雲流潤
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集朱英吐合穎之秀紫葩
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
西域入寺南越歸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

降靈奉戒行善精誠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
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惇史可得而
詳惟我大唐膺期啟運握機御歷誕命建家初起義則
道叶百靈始登圖則威加萬國故世克化及授首於東
都建德武周櫛身於北朔荆吳剋定秦隴廓清方應駕
七寶而飛行真千輪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功既
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
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彌盛於前朝寺塔

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忘帝王
之貴歛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
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懷厲六時以酬聖世之德翹勤
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突忽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蔑
聖利口謗賢出語醜於臬音發聲毒於鴆響專欲破滅
佛法毀廢衆僧割斷衣糧減省寺塔其故何也突曾為
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智以下誇上用短
加長違理悖情一至於此但讒言害德偏聽傷賢故宋

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信季孫之說逐於尼丘二子
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誚或累於人然後主上欽明弗
容讒慝縱其三至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
照遊翳拂日陽精為之不明而傅奕浮辭迷於視聽情
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宜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
分甘槩忝在緇徒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
刃剗心未以為痛抽刀斲髓詎以為殘謗讟之深傷酷
甚此經云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

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謫辱冒昧忤聽追
用驚惶謹言

謹奏決破傳奕謫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槩聞
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實超語默之端然
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内外道
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一乘豈執
之以謫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譬千川之赴滄溟

萬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
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
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
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
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
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祕要經云各於現
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
同登苟執異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

言安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
戒詣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為金闕本行迴為
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橫託佛法之威儀倣習衆僧之法
式或持真當偽詎識是非翻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
賊竊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璣而倒著如斯條類
數亦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覩縷但傳奕曾為道士身服
黃衣不尊孝老無為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為
米賊聚歛無端名稱鬼卒呪咀寧忌湯沐梳櫛與俗既

同耽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
紛紜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
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
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
家侍養為忠孝不今既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孝者事君
以盡命殉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故道
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飼母釋
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

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又言衆僧仇足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者今道士既含氣修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理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真是天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麴之素供唯芋蕒之質體瘠力

羸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蜚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
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
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雞肫祭醮要
求酒脯臠膾醕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
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強兵
勢若校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
知矣若言躬耕力作以為農勸者此由局見未是通途
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

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四民不得
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
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
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
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即是士之仁
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即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
酬即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即是農之力田
此則克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

澤布恩惠以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蝗避境隴麥
雙穗成禾九栽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勲農之力者矣又
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
深既自落坑引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
逆狂悖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
衣許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
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既屈
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身

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誠哉我大唐皇帝命聖挺生
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溺濟沈弘聖教
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至德玄功
疇能殫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輦而歸依降
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朝風豈責離俗之人
令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服臣吏
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尚拜帝王今鬼卒賤
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

編於朝典不亦宜乎論言案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角遠為外應造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羣者殺之今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覷寧不備預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

女則利國益民兵彊農勸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鬱茂姦邪既遣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有德之君者槩聞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于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必闍維收必起塔塔即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

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
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相力興靈廟故八
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之堂匪朝而就詎勞
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
筭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創感
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砧陷而彌固於
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戱之間發彩傍通鬱映巖廊之下
會時欣躍廣讚威靈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即為建塔并

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別
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蛇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
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
卵然仙卵本狂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
骨理勝狂豕之陰佛圖胡冢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
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
覩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
來為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崇

真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興九級備
盡莊嚴式構百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奠則梵宮立
成長者紛繩天堂即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闇識之徒
弗能悟矣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
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
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
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
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

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
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為無道又身沒之後盛
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
年代寂寥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
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
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校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
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
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為興塔廟舍利不

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
皓奢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
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爾頂須臾之間
即患陰痛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靈祇都
無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即遣迎像香湯
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戒懼終身又宋臣
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悖
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於是自領軍

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駢逼軍人
撞擊龕門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漲天晦及軍
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遂成惡疾遍身癩瘡
不久叛逆尋被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
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目耳如槩愚見釋迦應世
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而存之李
老棄世止尚虛無在世之時全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
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槩聞在昔明王恭已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揆務分司訟方授職八愷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克寧社稷於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獄敷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為至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為基安民以良吏為本若得其人則國

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
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
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為微禍福須慎而奕凶悖專肆
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論言竊見標樹為社立甄石
以稱君累土成壇束茅纂而為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
威靈雨旱祇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凝爾靈相儼然而
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
瑞塔始建初之號自斯厥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

帝王豈應敬事威靈歟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
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
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
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
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
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
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
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凶黨歛租稅米謀為亂隋時

被蛇吞逆釁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為曹操誅滅自爾迄今羣孽相係依託治館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為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為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號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

云迎海西公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旌妖言惑衆行禁步崗官軍收掩尋被戮滅至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

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
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
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年綿
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
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
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
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
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噓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擅

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尋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
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
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闔州官人并道士等一
百餘騎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盤倍科醮物酒脯
雜牙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
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閤密候
見望咽聲質時呵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
經數日服藥而終槩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

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為鑒誠願垂
照覽宜簡除之如槩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
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
殘賤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不饑槩聞
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
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
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比丘受食

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為明訓孰不遵
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
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
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
許兩時味通酥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
身兼凍餒沈痾之士體困饑寒須給以衣裘資以藥石
此則上根不假眾具自爾證真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
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繭

者計僧尼一齋止餐一鉢一著唯衣數縑而言捐田夫
十口殺蠶十萬者計道士一醺酒脯百盤一年命綾千
疋應捐千軍之食殺萬億之蠶而妄知道士損多揚癡
不計僧尼費少子細編論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槩愚
見宜斷道士醺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
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論言
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十戒及三
百大戒乃至坐起卧息三千威儀皆云秘要不妄授人

尋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創首即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
又消魔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應
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似欲依經
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
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
行淫而無恥多飲醖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
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錄科禁何
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內朝之律朔望之際

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二鼻上下相當
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
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寧可出
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點兒理豐智慧觀音戲
伎實足權奇不同祭酒亂朝癡無智慧天師蛇螫詐有
神通夫免禁釋囚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
自施非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迫脅而取物若觀音
慈悲拔獄即是誑囚天師行禁殺怨應為斬士然佛觀

善則勸聞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無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世俗之惡神人間之殺鬼也如槩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偽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踞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槩聞八

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士為最故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藏積之累老子云多藏必亡又周禮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行合檀那多藏必亡則言符聖旨尋老子行無為之道專任清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誘誑迷徒設廚食以邀賓置酒鮭以待客遂使監齋分肉事等庖丁觀主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吞酒使清醇半糟即歡饗餐難滿縱

恣無厭加以多料紬綾以為命綵廣科黍麥持作道租
傷此興生積聚盈庫因斯番轉賂貯連倉溪壑之心寧
知滿極至於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
非是崇其道法直為貪其酒鮓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
以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勝在觀道
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
隋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
王施身入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

貴勝豪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賂貯令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稟離王侍婢有娠

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盾便欲殺之婢曰氣
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圈則猪噓棄
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故知業緣命運定
於冥兆終然不變弗可與奪也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
謬作善得福為惡受殃斯理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
據理彌益其深迷且依書指事以開其淺識何者昔武
丁之時毫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
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為

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太史占
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
豈非為惡之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買死後
之虛名意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矣可與言
眼見春時種殖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牣府庫故施有
來報感胎斃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
並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
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萬民恃賴至

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荷寵靈而享
富貴況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禮拜祈
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以濟餒夫
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祿相酬科類
而言理無致惑如槩所見賂貯有二一則是衆佛已先
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
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云齊桓公問
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

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槩
聞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
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萬國開
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去殺故得
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將邁
淳風將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濁鼎沸三災競
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咸據封域競尋戈劍

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
沈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
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
書契未作民澆俗偽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
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
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
見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
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

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論言尋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為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君驗奕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為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帝摯少

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即亡帝摯亦無
正嗣治不滿朞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
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為臣所誅其間或為臣而
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為弟而奪兄如仲壬之與雍已
至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乎秦室趙高之
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
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為崇佛
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既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

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朝以此而論事合繩劾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處重須慎機密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誣毀佛僧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

察哉如槩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
樹善修功慈育羣民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
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遠七
百之祚悠長故淮南子曰夫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
而非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槩
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爾詩書紛然
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闡至於

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為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挹為德卑弱為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厯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攸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辨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

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為最百家之內兩學為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順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為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片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為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人禮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片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

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矣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少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遠此迎周孔之經為此禮教不

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尋辛卯夜明魯史傳
其化迹丙子星救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
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爰多入隋盛翻釋典藤皮
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
演迄至于今從漢明以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
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
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
厨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

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故明據奚可致疑緬尋
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真少偽多如藝文志明於道
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
季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
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
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嶽十八觀諸山道士褚
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
到洛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

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
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
道家經書只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
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
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
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
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
此為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

添足目錄增加部裘云有二十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
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為是天尊更說為是老子前
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為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
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
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揚雄所造洞玄經
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
張泮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
之篇假認俗書以為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

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罄窖盜他寶為家財饑者困窮嗷
芻芥為美食如槩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
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
別則使鼠璞不濫雉鳳條分後學之徒宜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槩聞真身絕
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
哉蕩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
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

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惺耽五醉而長昏故大聖垂
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乘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
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
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應
聲菩薩化為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童應化作孔
丘迦葉化為李老妙德託身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
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
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

章禮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為虛妄而奕
執言謬理覩化迷真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
以毀聖持鐫畫以難真然鐫畫代真寧是真佛泥木表
聖非即聖人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
真非真而立像為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為令因
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真造人所
以玄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也而奕闇於
深理迷於業報弗矜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

須壯馬負鐵効力疆場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武
周壯馬最多世充厚鉀不少効力征戰固守疆場常應
富貴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穀米成熟但栽蒔
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
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積殖多納倉
厨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充牣耕獲弗愆但開渠引
水灌畦注埤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以求雨潤者蕭銑
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沃潤應課收納保據封疆今復何

在以此而推我大唐皇帝內則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
民故得華戎率從羣凶授首倉庫克物封域廓清若非
內外福饗豈能尅定艱難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
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孝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
此經但明世間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
奉親以竭力出家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答現前之
小恩興慈者報將來之大德雖暫非敬養似若慢親終
能濟拔方為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

百生寧責晨昏之養校其在生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真亡懷厭俗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患乎此全厭身棄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以暫託不可久也河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也尋傳奕負恃凶頑輕弄脣吻辭繁理寡語少罵

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梟音醜氣稍滿
村間鳩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快相傳達
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
畜同爾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盜跖之徒惡於夫子
弗可怪也但奕覩佛法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
在先帝王盛崇朝臣頂戴寺塔弘壯齋供充盈民庶爭
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
廢社時因祭醮記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

物故微沾識解弗受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恒有嫉心致使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尤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厭其快書云民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歟昔崔浩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屍都市敕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如初又周武帝狂悖無道毀滅佛法焚燒經像破壞

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死斯並近代殊驗
靈崇著明聖上文思久已玄鑒奕之罪業方墜泥黎永
劫沈淪深可憐愍槩矜其邪謬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
道何遠望諸同志咸識此心龍朔三年七月十九日長
安令清河公李義節於西明寺索破邪論往光明寺經
坊所立抄演訖以其月二十一日進了



廣弘明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弘明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

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

臣張曾炳

騰錄監生

臣徐如灝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十三

唐釋道宣撰

辨正論并序

釋法琳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信度矜白鳥之翼墜駭
嵩華負燭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
爺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曉之九箴誠之用指
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十喻篇上

外一異曰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釋迦
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生內一喻曰老君逆常
託收女而左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開士曰案盧
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
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
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
者為君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皇不在四種之

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籙玉札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理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謬談也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曰可嘉何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責實信矯妄者之言乎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竝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釋迦設教示
不滅不生之永滅內二喻曰李聃稟質有生有滅畏患
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垂像示滅示生歸寂滅之滅乃
耀金軀開士曰老子云有大患莫若有身使吾無身吾
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
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老君應生出茲東夏釋迦降迹挺彼西戎內
三喻曰重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能仁降迹出中夏之

神州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過復千
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婁炭經曰葱河以東名
為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
中州不生邊邑邊邑若生地為之傾案法苑傳高僧傳
永初記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
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晷無影漢國影臺至
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
焉中邊始定約事為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心方別巨

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居東
迦維未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老君文王之日為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之
時為屬賓之教主內四喻曰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
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
尊當昭王之盛年為閭浮之教主開士曰前漢書云孔
子為上上流是聖老子為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
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諸贊出周入秦為尹

言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為周師史無明證不符正
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始
祖各錄為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
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
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世
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為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
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並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偽
文非國典所載

外五異曰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釋迦應生梵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內五喻曰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慙龜鶴之壽法王一滅一生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恒沙之衆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唯藏競諸操等考義例云為孔說仁義禮樂之本為一時報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為二時至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

之教于時自稱周之柱史為太上所遣為三時也夫應
形設教必藉有緣觀化度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
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
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駕小車鬢垂絲髮來漢即能
簫鼓雲萃雨從干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
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乎孔丘之時釋
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內六喻曰老聃

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為淨飯之肩本出莊王之前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檢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並無柱史藏吏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

所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捷胃羣蕃大叫內七
喻曰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弔責在遁
天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
蘭臺之書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
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
哭之如哭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
始以其為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兔縛也形者
身也言始以老子為兔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謫

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
懸此中國聖人之相釋迦鼻如金鋌眼類井星精若青
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內八喻曰李老美眉方
口蓋是長者之徵蹈五把十未為聖人之相婆伽聚日
融金之色既彰希有之徵萬字千輻之奇誠標聖人之
相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顙長耳大目
疎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腳踏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

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
高齒疎眼眯耳擿髮蒼鰲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
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昭諸幽冥頂
有肉髮其髮紺青耳覆垂埤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
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華葉形手內外
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曾上萬字足輪千縈
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禎放一光而地
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恭
肅儀容還遵外國內九喻曰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
拜伏自奉朝章佛為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儀豈同凡
制開士曰昔丹陽余玠興撰明真論以駁道士出其偽
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
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
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
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中之兩角又法

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
分度盈縮歷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
孔不為此服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
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
雀之徵旦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
兼陪末吏冠屨拜伏自奉恒儀即曰治頭本名鬼卒黃
巾赤錄不效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
誰風

外十異曰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德本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內十喻曰老訓狂悖殺二親為行先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聃聃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聃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已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聃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

謂慈乎

十喻篇下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右從生左右異

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

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冢鄉無命介鄉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

云左道亂羣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父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捫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既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實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

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貞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昭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曜爾道之劣一也

右從生
有勝劣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

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右教一生

滅異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

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
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
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
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
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
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

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氤氲共和神軀同太虛此固語其量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

劣二也

右立教有淺深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唯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

三也

右方位東西異歲曰乾為陽為父位在西北坤為陰為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為中男之

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均恒準所以木賊土故以巳為甲妻金剋木故以乙

為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
禮席若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為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
之即以南方為上言逐陽
盛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

可永執離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為陽
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
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
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
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
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所拘限於封域者亦當

西羌大禹所出以仁汎之德頓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

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

之神宅

前折邪次數正

夫釋氏者天上下介然居其尊三界

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

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

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伸伏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

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

高士傳曰常松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非

謂齒剛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

收名於藏吏之間乎爾道之劣三也

右德位
有高卑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
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
為子豈可獮鬻之小匠足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
四也右適化
華夷異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
名為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無老氏
所製案二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蓋述
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

前折邪
次歎正

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遍覺

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
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溢於茲矣雖
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
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予未窺牆
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爾
道之劣四也

右化緣
有廣徒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

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
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

箴曰老子既云長生今日在何郡縣

乎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天之異五也

右稟生夫壽異

內喻曰序

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
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珍怪太史公以
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
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曰諸子之書近為難信唯秦佚
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

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錄回子傅豫子大成子赤
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及邑先生等並是
老身者止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
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
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
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為詭說
耳誠哉斯言可為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為五
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

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詮巖爾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中楮無大椿之久蜉蝣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

右壽天有延促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為言亦長兄

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右從生前後異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

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

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

霧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聖

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磨駟不及舌誠不虛也

前折愚後歎聖

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

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發疑巨嶽

非衡石所量譬壽久而猶邈玄虛非丈尺所辨方劫遠

而無窮豈如蛇穴求仙翻其天世蛻纓得藥未且延齡
蓋騰鷗共鵬翼偶高馳駕與驥足爭速爾道之劣六也

右化迹
有先後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誨迹之時故當殊世
所以西沒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
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柩
焚屍還同梵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右遷神
返寂異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義

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

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

前折邪後歎正

夫大慈

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

六天八國之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

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

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

風盛矣豈同鼎湖亡返嶠山之冢獨存流沙不歸扶風

之隴空樹

皇覽云黃帝冢在嶠山老子冢扶風

爾道之劣七也

右遷謝有顯晦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彩雙瞳河目海口
龍顏鶴步反宇奇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高鼻
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足我聖人用為奇相若事佛得
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右賢聖
相好異

內喻曰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龍首之聖
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
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玉

前釋疑
後歎正

夫法身

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

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屑化目之麗卍字千幅之相

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

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

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頂相復加百倍始成鬘髻功德人覩而自悲嗟衰葉之旦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

罕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俱斷樞以顯異

曹植相論云凡

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樞也

豈陽文與駿蔑比麗孟姬與龐廉競妍

爾道之劣八也

右相好
有多少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履

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

箴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
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帔

二十四縫以應陰陽二十四
氣也出自人情亦無典據也

釋訓袞裳左衽偏袒右肩

全幅橫縵之裙半片祇支之服禿髮露頂狗踞狐蹲非

預人倫實戎狄之風也宜用茲形制足我威儀此容服

之異九也

右中表
威儀異

內喻曰玉佩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

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

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
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
棠棣之華况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
之有也故使衣像福田器繩難量絲桐弗惑於耳朱紫
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
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污榮位不能動何必鶡冠雀弁反
拘自縛磕齒噓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繫船
待劍何其鄙夫爾道之劣九也

右威儀
有同異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
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
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閹王殺父翻說
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為長惡用斯範
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右設規
逆順異

內喻曰義乃道

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讎於足婦大孝存乎不匱

然對凶歌笑垂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

原壤
母死

騎棺而歌孔子助祭弗讎子桑死子貢故教之以孝所
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歌

以敬天下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為人君也
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於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
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
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為
父子怨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
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於已親行普正之心
等普親之意且
道尚清虛爾重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勢
競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

謬哉爾道之劣十也

右法門
有漸頓

九箴篇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尚於清
響貴資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
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
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
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霑法座光明所照則衆
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

度能仁不容私簡

箴曰汝無見佛業有謫聖
愆何得怨神唯須自咎也

求心責實

事舛言爭詭妄皎然足稱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
世不能知其迷一也內箴曰夫淳曦麗天矇眊莫鑒其
色震霆駭地聾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
跖孔智無以過其心結憤野夫賜辨莫能蠲其忿亦情
性之外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反責孔子孔子懼
逡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
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說解馬野人
逾忿乃遣馬圉者辭焉野人乃說也故道合則萬里懸
應勢乖則肝膽楚越况無始結曠憾愛與滄海校深有

為業廣塵勞將巨嶽爭峻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

漸衆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

自然

老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

時雨堅氷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

須彌四域

經云應聲菩薩為伏

犧吉

祥菩薩為女媧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

空寂所問經云迦葉

為老子儒童為孔子光淨為顏回

興已淳之末玄虛沖一之旨黃老盛

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

階梯三畏五常為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辨

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聾歷方而莫窮遠邇問津於兔馬
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
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奮擊懦夫不
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誕神雲霓變色

穆后欣其亡聖

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
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

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摧
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

豈能越葱河而稟化踰雪

嶺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各適欲窮其鑒竅

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情非爾所知其盲一也

右周世
無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葭灰缺月暈虧未見虎嘯而
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
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吝珠璣爭
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獫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
容妙盡丹青巧窮剗剗一拜一禮冀望感通自胡法南
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禮即
值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到此即是無靈誑
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內箴曰左徹

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句踐思賢鎔金而模范蠡丁蘭允

孝剗厠以代親顏在資仁彩壁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

容色精誠通乎夢寐亦其至矣豈知忉利不還優填以

茲鏤木堅林晦影阿輸於是鑄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

儀於銑鍤或覩真避坐寫貌迴軀

感應傳云揚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模

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

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鎖閉高閣明旦開視像身宛已

西向遂神應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

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尊於湘水瑞彩發於檀溪

感應傳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三

廬陵發蒙寺育王像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燄出相州昭潭並放光明照耀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溪光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嶽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映水底略而言矣如干寶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以下訖於齊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萬山浮輝滬瀆清臺之下覩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模而不就其例甚衆不可具

陳豈以爾之無目而斥彼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之為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為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為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為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提之異號也稟形大覺之境未聞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也注

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
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
言語斷而心行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
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遙
以推功於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
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而周之與老並見
佛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孔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為
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何其晚悟也

提之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翦

勿伐展季以清貞禁壟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

三界尊於六通昭旌羅漢之德

正法念經四種人得樹
偷婆漢言冢謂輪王羅

漢辟支
如來也

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

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

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

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爾其百鏡靈

龕千華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
翔鷗跂鳳遠接靈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
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欄
甃之辯譏滄海之廣陬榆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
汝莫知其盲二也

右建造
像塔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
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
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為世間之貴

致使無賴之徒因斯悖逆箕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

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於家無禮無恭

復形於國

箴曰禮云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
之所謂處高可亦無禮無孝也

斯則門門

出泉鏡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

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

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可俟髡頭守真

無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內箴曰夫玄聖創

典以因果為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

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
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
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染乃

萬質同歸緇衣為衆彩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

福田偏服示有執勞

禮云執者祖也

缺袂便於運役

論語云褻裘長短右

袂言便於執作

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

摧棄聖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
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

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慎詞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屨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反漢之中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昱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隸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

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

見其盲也

右威儀器服 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為鼠人捕鼠時出穴為鳥今

之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繭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為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為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

轉練之方業廢機紐之婦是以持孟震錫餬口誰憑左
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饑寒總至未聞利益
已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
守信必後於饑是以桀弱矜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
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
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之釋
教驗於因果蓋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
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於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

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
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
如飲美酒被服紵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
棄功夫浪殫年壽也沒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
談織紵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
何為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墮負處竊
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藉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耦耕
既無絕粒之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餒在其中勞

形休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
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
真訣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禁秘為急不許泄於
道路道路溺孔也呼為師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兒
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
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
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
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

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
家生巢鏡之兒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洄之
深求華璞者追藍琰無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
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位於脫屣
重其真也故能使倦夫不愛其力貧客不吝其財蓋希
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始
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偽於漢國叙控鶴弗目陵雲之
實言餐霞莫覩療饑之信致有孫援蜃蛤之論

曹植辯
道論云

仙人者黨孫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夫雉入海化為蛤燕入海化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為魚鱉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 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廢石

田者以難執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蓋檢實則積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爾盲四也

右棄耕
分衛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

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
不令絕嗣故得國家富彊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
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號得
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一世之中家國
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
祧久滅可謂畏死而服鉤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
皇之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
真偽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內箴曰夫澄

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為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殄

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盛善

龍無力惡龍有力惡龍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病競起人民饑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穀稔豐登人民安樂兵戎戢息猶屏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燄息煨績微而疾疫不行

易顯且彊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髓愛精仙家之奧旨今反謂姪欲為妙訓妻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數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獍者惡其反噬爾則警夜伐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釁深於梟獍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運祚修短雖

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

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嬴政刑淫而祚短

陳思論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公並享百年之壽七
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
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
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暮

誥在目非曰虛談豈無佛而祚延有僧而運局談何容

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戚長足歎矣昏若夜遊

爾盲五也

右教為
治本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是

天之德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備墳陵之禮今

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指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

還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樹之心曰箴

觀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聖周寔宐之事故

有滕緘椁櫨瓦掩虞棺皆起於中古也暨周文之以

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

欲人之所不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聞

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

唯藥言俯同末世行於葬禮蓋未能免俗也 戎狄屍

靈翻盡雕莊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

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

死露屍鄉邦本異捨己徇他用為求福豈知土壤斯異
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內箴曰導啞聾者必俯
仰而指撫啟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
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人
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
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
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
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

以禮此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存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

主三千

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哭聲王悔為起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

者釋提恒因天上造三千偷婆

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勞力

也總羣生為己任等含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寶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秉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氏

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寶牀而送終

智度論云淨飯

王終佛自執繩牀一脚至闍維處示於後世一切衆生報生養之恩

孝敬表儀茲亦備矣

教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陀普施飛走意存宿
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
蟻何親禽獸何疎生既以身為逆旅死當以天地為棺
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
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嶽披蘿緝蕙爲曳熊經金竈罕
成玉華難覩凝髓化骨空致斯談載蜺憑螭未覩其實

或捐骸地腴喪骨天台生闕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
例心危於庶物邪網挂於羣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
招罔聖之業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之甚

爾盲六也

右忠孝
無違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牟尼者此是
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胡沒其
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戒號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莊之教胡法無以
為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翻凡不譯之流其
例如是朦覆世俗惑亂物心然厭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匍匐之實弱喪有
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亡也內箴曰夫名無得一物
蓋謂實實豈以順世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
召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仲仁未如夫子首總於

耳荀德不逮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
號義含多種遍能貫於萬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
四句安得將能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號耳
又言道家舊有正遍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
後偽竊此名覈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義清
通正實翻邪真由反偽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穢混
雜不可謂真道士畏鬼章符云左佩太極章右帶昆吾鐵指日即停輝擬鬼千里血董仲造黃神
越章殺鬼又造守雌羨下非名為上老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鉗
赤章法亦殺人

口膠目安得稱道

莊子云膠離朱之目鉗楊墨之口

猶春鳥嚙啐或似

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蠹木或近於字蟲闕解字之
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益甚書
云上聖達於鴻螟皆有蟲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最尊
然蜚蟄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稱非為下劣
予雖洗垢求疵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敷疾未變西施之
妍當更為爾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顯名菩提是法尊稱
菩薩為僧導首三寶勝號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

柱之讖陽父陰母之謠

黃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虎戴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

門進玉柱陽恩陰母曰如玉陰恩陽父手摩足

號馬屎為靈薪呼口唾為玉液

呼叩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

馬屎為靈薪老鼠為玉璞出上清經也

事鄙

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希覩鼯鼠以醜懼

潛形雖隱質事同媼妍異矣冥焉不知爾盲七也

右三寶無

翻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梵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搢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

去茲冠冕阜服披緇棄我華風遠同梵俗則不能兼通
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
能則佛自是天然之梵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委髮之
訓施於正國若漢學梵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梵習漢
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嗟乎士民
用為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褻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
知其迷八也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方聖賢乘機引物
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

文身武靈順世而梵服雖復筌蹄異用而魚兔之功齊

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

真聖制不徒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

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

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為玉璞

玄化幽微

遂令鷄鳳混質

文心云楚人以山鷄為鳳

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

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主

之經

涅槃云衛世師論也

吉頭夷羅之仙

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夷叔羅末

伽闍夜之道

若提子斷見外道也

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數

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闇邪
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鬼笑虛
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噓風驚劉
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
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
網覆心倒鍼刺眼深持惑慙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
於三界爭守二見沈晦於九流識體輪迴無明翳其佳
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授藥

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裨以翦梟獍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二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膺絳纈集須彌而共色沖和子曰玳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以此為真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

心學佛道佛道鑒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

法孱然可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

耶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

褐剃鬚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

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

言採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

之典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

修心則依坐禪而望感

言改坐禪之名為思

神之號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而

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

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沖和子之法沖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為業但逢眾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琰璣抄文沖和所制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華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法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

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

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右異方
同制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字

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讓干

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言無矯

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

子所作

箴曰浮圖經者魏畧及西域傳云臨猗國有神
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

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
愆臨猗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

名其子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投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興蓋誣罔之極也但屬實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誕哉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

檢

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曰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明威化胡

等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翦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

戒約皆令頭墮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

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剝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悖逆

之種箴曰汝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燕爾之坊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汝

恒對婦親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取婦張

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

別號魏晉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圓內養兒喚婦女

為來門呼丈夫為玉柱媼欲猥濁出自道家外假清虛

內專濁泄可恥之甚矣所以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刳腹洗腸深

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嗣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真檢

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

聞別立館舍考陳梁齊魏之前唯以甄盧盛經本無天

尊形像染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宋陸修靜亦為此形無勞禿頂本遵至訓詎假髡

頭可謂身無愆疵而樂著杻械家無喪禍而念居縲經昏憊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梵人立廟漢土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避役之流競為翦剔世不能知其迷九也內箴曰大厦為衆材所成羣生非一

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
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
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且
周孔世訓尚無改於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
容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
餘人無踐聖之理羣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譏十異後讚
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
裘信有斯諺夫真偽相形猶木莠之相類善惡存未

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勝宗其流久矣

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

如法本傳

吳王屈節於康會

吳錄云吳主問

僧會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漸訓也

曇始延魏君之席

魏錄云拓跋燾用崔浩之說遂滅佛法悉

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以正旦杖錫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而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所乃內始於虎園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園側虎鳴吼欲筮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及延始謝之

上席道林登晉主之牀秦世道安榮參共輦趙邦澄上

寵懋錦衣

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云石虎號澄為大和上衣以錦繡每上殿敕王

公等扶
舉之

皆道降極尊德迴萬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

來不競者費才以摘勝殞躬崔浩以邪誣喪體

魏書云
崔浩寇

謙之勸拓跋燾滅正教燾後
身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

姜斌以集詐徙質王浮以

造偽殃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

此其疵譴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

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

偽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

猶蛇牀與蘂蕪類質達方者辯其容鈎吻與素華齊根

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
自來矣自漢明誦試邪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
潘捨家入道呂焦棄偽從真曹馮傳燈而不窮秦魏涌
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
亦變非道非俗諺號門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
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
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自
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漚

出道士孫
氏法義

責罰尤

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鐘磬集
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
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效他勝範竊我聖蹤耳故
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為虛放華山之下
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
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
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
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

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誠子弟爾
不能知其盲九也

右老身
非佛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毀之論閱開士辯
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
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曰余觀
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
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
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生

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結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牀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嶽圖云大道天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嶽圖

云都者覩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嚴守靜居太
玄之都諸天内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京
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
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
無分段之形離色心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
虛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偽說無迹可觀習俗生常
為日已久衆邪競叙至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
畧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

五嶽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
小以郡屬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禹跡
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觸事無為何因戶
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
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
悉古今未窺經史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
保偽為真良可羞恥其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曲
也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

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有有無相生也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為神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為九丹上化下凝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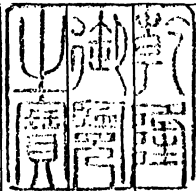
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
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
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
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叙道之
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其幽幽冥
冥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
三氣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

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為一是至人法體
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臧矜顧歡孟
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乘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為通
相之體三氣為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為本考三氣
之內有色有心既為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
常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為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
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
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

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歛呼吸吐故納
新彭祖修之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
謂得道也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出道本
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即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立不
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詞道是智慧靈和之
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
之無義也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北極以

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
容成次歷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數
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
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
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
豈非感亂陷墜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迹則事異沙門

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利之遐迹逮不朽
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塘小水
足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廣弘明集卷十三